



# 心肝

你不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命！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肝 /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8

ISBN 978-7-5125-0389-2

I. ①心…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5776号

## 心肝

作    者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责任编辑	戴 婕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吴 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8.5印张 178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89-2
定 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心·肝

Xin Gan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她和郑翩然哪里算得上情人呢？连炮友都不如， 至多各取所需，交易而已。	005
第二章	与他鬼混十年，再私密无间的时刻， 辛甘都从未想过嫁他。	029
第三章	这时已经没有人与他们陪衬，铺天盖地的光亮以外， 只有他与她，肆意无忌的黑色与浓墨重彩的红。	047
第四章	“郑安桐，你这一生，血缘上与你最亲近的、 倾注了你所有心血的，全都要陪我一起下地狱，我 好开心，你呢？”	065
第五章	“一起下地狱……有什么不好呢？”他慢慢地， “有你在，我并不介意是哪里。”	085
第六章	这个叫郑翩然的男人，的确又贱又浑蛋， 但是再贱再浑蛋，这么多年来， 只有他给过辛甘爱，即使淡薄飘渺、难以捉摸， 也已是她弥足珍贵的唯一。	105
第七章	六岁的天空是血红色的，闪耀的星全都黯淡成灰色， 从天空中掉落，消失远方，她抬头看，整片天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只有孤孤单单的血红色，压迫得人几欲发疯。	121

# 心肝

139 大床离窗边远远的，在一片黑影里，辛甘看了会儿星星，回过头来看床上的人，尽管在黑暗里，尽管闭着眼沉睡着，那张脸依旧是夺目的，郑翩然是她见过容貌最好的男人。

163 眼泪将他肩上衬衣都浸湿，辛甘人簌簌地抖着，话却一字一句：“就为了现在这一刻，翩然，以后你对我做了多贱的事情，我都原谅你一次。”

183 “少爷，”陈伯腰杆挺得笔直，一字一字道，“您的母亲嫁的是郑家长房长子，生的是郑家正儿八经的长孙。那是我们岭南陈家的大小姐、郑家明媒正娶的正房夫人，也是那些乡野小妇养的杂种就敢肖想的？！”

201 她的所有从前都与他有关，那十年再不好过也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有好几个十年，她必定与他纠缠共度，天堂也好地狱也行，他是郑翩然，是她漫漫一生无论多长，心甘与共的人。

229 辛甘推推身上的人，他却闻得更深。情热如火之时，门外儿子童言幼稚，耳边他情话低醇，只觉一生所求尽已圆满，这一方安宁已是她的海角天涯。

237 《心肝》番外之 地狱  
245 “流光”番外之 赌你爱我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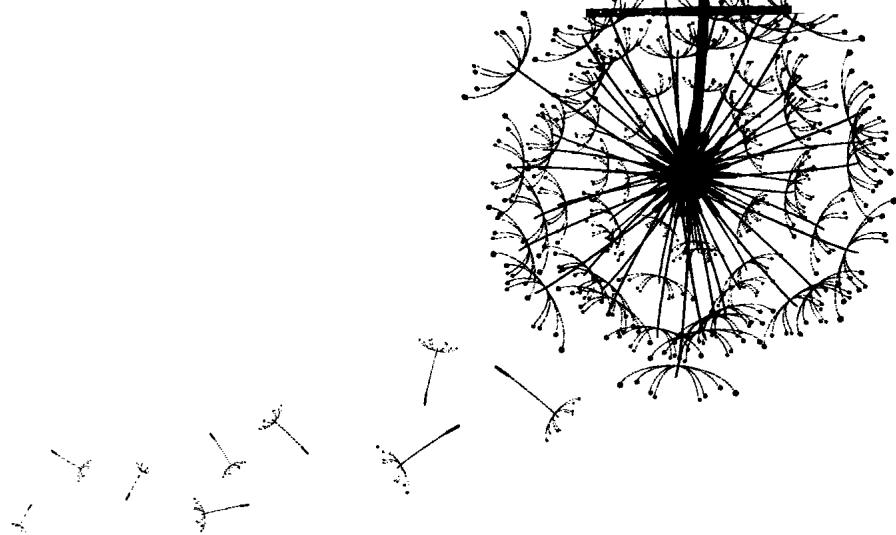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番外



# 阅 | 书



## 第一章

她和郑翩然哪里算得上情人呢?  
连炮友都不如，  
至多各取所需，  
交易而已。

郑翩然，三十二岁，G市第一大族郑家长房独子，ZIC绝对控股总裁。为这样一个男人放弃即将修完的学位回国，顾沉沉认为相当值得。

餐厅临水的落地窗开着，清风从水面徐徐拂来，温柔惬意。顾沉沉啜了一小口咖啡，可爱地歪了歪头：“好像一直都是我在叽叽喳喳说话，是不是很吵啊？”

缕花窗帘中漏过的阳光拂在她对面的男人肩上，光线在那张英俊出众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影，简直如同艺术品雕塑一般，只嘴角微勾，已经一副颠倒众生的妖孽相，偏那声音低低醇醇，比面相更动人：“怎么会？顾小姐幽默有趣，我正听得入神。”

顾沉沉顿时心中小鹿乱撞，“真的呀……可我爸爸妈妈总说我话多——你叫我沉沉吧，我也叫你翩然，好不好？”

女孩子心里一激动，便有些手舞足蹈的俏皮小动作，咖啡桌并不大，阵阵微香的风扑进郑翩然鼻端，淡雅而类似天然的味道。他不动声色地往后靠了靠，这么个平常随意的动作，由他做来竟分外优雅，更兼嘴角笑意浅浅、深深迷人，顾沉沉满面红晕，连他并未答应自己也不在意。先前在门口引她入座的那位管家样男子，这时走了进来，恭敬地弯腰请示郑翩然道：“少爷，辛小姐到了。”

郑翩然脸上的表情忽然淡了下去，伸手端起面前那杯一直没碰的咖啡，面无表情地微点了点头。

顾沉沉品着红茶，丝毫不动声色。她知道那个辛小姐，事实



上她归国之后紧锣密鼓的培训里，她妈妈顾太太向她交代辛甘其人，详细更甚过郑翩然。

不多时，一抹纤细身影由远及近：红裙是连欧洲都还未上市的最新款，人是连这春日迟迟都比不得的明媚。虽早听说也见过许多照片影像，但真人站到面前，顾沉沉还是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即便是郑翩然这样的人物，这么些年也未曾厌倦她。

辛甘今天极忙，他们这里喝的是下午茶，她却还没吃午餐，落座后立刻呼喝着点了一份饭。因为郑翩然驾到，餐厅整班厨师在后台静候，菜上得极快。鸡排饭的香味随着铁板吱吱的声音爆开，特有的辛辣油味在室内弥散开来，顾沉沉坐在下风，大意吸了一口气，捂着嘴呛得满脸都红。

“不好意思哦，”辛甘嘴里咽着饭，含含糊糊的，“你不吃辣的吗？”

顾沉沉漂亮的眼睛泛着莹莹泪光，礼貌而温柔地轻声答：“是的，我不太喜欢强烈的气味和味道。”资料显示郑翩然也很不喜欢。顾沉沉用餐巾掩了掩微扬的嘴角，趁机偷偷观察对面的他，果然他正一脸嫌弃地打量着那块铁板和板前的人。

而辛甘正小口而快速地往嘴里填饭，浑然不觉。她埋头吃饭，顾沉沉与郑翩然继续优雅聊天。说是聊天，也只有顾沉沉一个人在说话——郑翩然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明明大半个小时里他只说了两次“嗯”，摇了一次头，却让顾沉沉一个人越说越高

兴，丝毫未曾冷场。

辛甘就着顾沉沉的清脆声音下饭，越吃越开心，脸都快埋进那盆油汪汪的饭里。期间郑翩然瞥了她好几眼，她头都不抬，终于他伸手过来拽走了餐盘。

辛甘肿着辣红了的唇，不满地敲了敲桌子，郑翩然也不说话，只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她，一直到她泄了气，无可奈何地拖过水杯来喝。

那样无须解释的亲密，顾沉沉却恍若未见，只在离开的时候，不知怎么地，十分不小心地崴了一下脚。她向郑翩然那侧斜了斜，男人立刻很有风度地伸手搀了搀她。

“小心。”他体贴地低声提醒。

“谢谢。不好意思。”顾沉沉扶着他的手臂，低着头咬唇小声道谢。郑翩然笑得极其温柔，收回手打了个响指，要来纸笔递给她。顾沉沉矜持一笑，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郑翩然的笑容更加动人，“不，我要你的香水名字。”

顾沉沉小小地吃了一惊，流利地写下一串漂亮的法文。辛甘在旁看了眼，望着天略略心算了一番……啧，这位沉沉小姐这一崴，可真是不轻。

果不其然，那厢顾沉沉刚上车离去，郑翩然便将身上的高级手工定制西装与那纸一同，摔向了身后的陈伯。“收购这个牌子。别让我再闻到这个味道。”管家陈伯未有丝毫不意外地，从从容容应了声“是”。



辛甘感慨病态洁癖患者伤不起，手腕一紧被人拖着塞进了车里。

郑翩然不耐烦地扯着领带，眼看就要被他扯成死结，辛甘侧身过去替他解了下来。他顿时面色缓和许多。

“这个月第几个了？”辛甘见不得他心情好，幸灾乐祸地问。

“……第四个。”他也笑起来。

“这个不错呀，顾家和你们郑家那么要好。”辛甘盯着他嘴角那抹笑，“对了，你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不是给‘宋氏’的风投有消息了？”

郑翩然修长的指正交叠在膝上，食指一下下地弹着，良久，“没有。”

辛甘诧异地“咦”了一声，“那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又是为了让我围观郑大少相亲？”

郑翩然转过头看向她，笑了起来，反问道：“你说呢？”

“我说——”

车内寒气越来越重，前座的陈伯低咳了一声，辛甘拨了拨头发，“你一定不会做那么幼稚的事情！一定是风投到了是不是？”

郑翩然面色淡淡，忽然开口命令道：“下车。”

“喂！”辛甘抗议，“那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到啊？！我急等资金！”

“是吗？”郑翩然单手将她拎起丢了下去，“真可惜，眼下我一分钱也不想给你。”

辛甘把着车门不放，“每次都是这样！郑翩然你幼稚到家了！”

“放手。”

辛甘冷哼，将手里的领带从车窗里摔了进去，他长臂一伸捞起，重又摔回她脸上。

“开车。”

黑色宾利绝尘而去。

又辣又油的鸡排饭让辛甘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刚进办公室，被告知顾沉沉在会客室等她，原本就未消的起床气顿时轰一下全涌上来。

顾沉沉今天恰好也穿了淡绿色，且与辛甘身上的是同一个牌子，除了长裙与套装的款式不同，面料都是一样的，两人一见面俱是一愣。其实昨天第一眼见到的时候辛甘就发现了，顾沉沉的长相身形与穿衣品味都与自己极为相似。她当时就在心里叹了口气：某些人这回真的连棺材本都赌上了。

“顾小姐找我有事吗？”辛甘示意秘书出去。顾沉沉径自坐下，捻了张桌上的名片，默默读了读，笑了起来，“‘宋氏’的总经理……你不是前任宋太太和外面男人生的吗？这么看来，宋家对你还不错呀。”

辛甘毫不介意地一笑：“宋家还有个女儿，现任宋夫人嫡出

的，和你一样大，脾气比你坏多了。”

“什么意思啊？”顾沉沉歪了歪头，一派天真。

“意思就是说，连她都能相处这么多年，你这个级别的即便火力全开，对我也是一点儿杀伤力都没有的。”辛甘笑吟吟的，

“省省吧，小姑娘。”比起雅琪来，眼前这位的确可真算是温柔淑女。

顾沉沉收了笑，沉吟片刻，“那我就不和你绕圈子了。”她此刻全然没有了昨天在郑翩然面前的无邪神色，“郑叔叔一向反对你与翩然来往，况且以你的出身，绝对是进不了郑家大门的。听着，我知道我爸爸最近在为难你们‘宋氏’，只要你答应我离开翩然，我保证说服我爸爸放过你们。”

辛甘忍着笑，一本正经地“唔”了声。看她那么严肃正经的样子，实在忍不住不逗她。“可是，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郑翩然有的是钱，他不会不管我的。”

顾沉沉如她所料，冷笑起来。

“管你？你真可笑！你没有脑子吗？如果没有郑叔叔的承诺，我爸爸会这么大张旗鼓与‘宋氏’作对吗？！翩然这次如果再帮你，就是明目张胆与郑叔叔为敌，他们叔侄相依为命，关系有多好，你不会不知道吧？凭你和他那点不清不白，还是早点清醒吧！”

“你真是了解内情啊。”辛甘由衷赞美道，“那你一定也很清楚，你的郑叔叔一直在积极地为郑翩然相亲，你的编号可不靠前。”

顾沉沉冷哼了一声，“你最好不要将我与那些女人相提并论。”

辛甘绽开一个猎物入套的笑，“凭什么呢？凭你是顾家的女儿？顾家与郑家所有的资产加起来，都比不上郑翩然一成身家；还是凭你这张脸蛋？”她蓦地翻起桌上一面镜子，对着顾沉沉，“你以为自己长得有几分像我，是多大的优势？就算你贱骨头心甘情愿哭着求着当替身，郑翩然可不是看得上赝品的人。”

镜中镜旁两张五官相似的脸，后者眉眼之间无一处不是活色生香，而前者……顾沉沉颤着手对镜抚面。

辛甘忽然“啪”一下扣了镜子，将顾沉沉吓了一大跳。

辛甘微微一笑，“你若实在犯贱，建议你学学你的父亲，乖乖蹲在郑安桐脚边汪汪——如你所说，郑家叔侄关系确实不错，横竖你伺候好了郑安桐，他能赏你的肯定比我多。回去吧，等你爬上了郑翩然的床，再来我面前吠也不迟。”

顾沉沉扶着桌边，说不出话来，努力地想维持仪态，却还是被羞辱得掉下泪来。对着小女孩跌跌撞撞的背影吹了声口哨，辛甘高兴了一会儿，又觉有些意兴阑珊。

啧，要是郑翩然也这么好对付，那就好了。

晚上她去郑翩然那里，他正在洗澡。陈伯送牛奶上来，向她通报军情：“刚刚大宅那边来了电话，听那动静，像是挨训了。”

辛甘垂着眼睛闷笑，心想这顾沉沉发作得可够快的。



“不过也奇怪了，少爷挂了电话之后，心情竟然出奇地好。”陈伯摸着下巴，斜眼看着她。

辛甘一口牛奶含在嘴里，差点呛到。

陈伯混若无事的退了出去，郑翩然恰好从浴室出来，兜头将手里毛巾砸在了她脸上，辛甘彻底地将那口牛奶喷了出来。

“你真恶心。”他皱眉。辛甘默默地扯下那毛巾，跟着他走进卧室，他在沙发上坐下，她跪在一边用那条毛巾轻轻擦拭他半干的头发。

郑翩然心情果然不错，捏了捏她翘挺的臀，说：“不是忙得日理万机吗，怎么有空过来了？”

她的声音在他头顶，隔着厚软毛巾听得不怎么真切：“我想你了。”他顿了顿，伸手将她拽到面前，静静看着她。辛甘搭着他的肩膀，渐渐凑近，直至鼻尖与他相触，她故意地向他唇上呵气，没有被他捏住的那只手伸进他松松垮垮的浴袍里，沿着水珠滑落的胸膛往下游去。

郑翩然准确地抓住了她的手，捏住手腕的力气有些大，他微微一笑起来：“你想干什么？”

明知故问。辛甘斜了他一眼，轻巧一挣，手腕没入他浴袍下摆。郑翩然喉头耸动，随着她收紧手指的力道，眸色变得越来越深。

“哥哥，”她轻轻咬他唇，目光却一片澄清无邪：“这是什么呀？”

郑翩然半个身体压向她，笑着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句，辛甘脸

烧红，收回那手咬着手指，故意羞答答的神情看着他，“我不会……”说着她作势欲退，被他一把扣住，顷刻便压进了沙发里。

“不要……放开我！”她长而白的腿勾在他精壮腰身上，演得很起劲。

郑翩然越来越狠，她几次之后受不住，演不下去了，嘶嘶地吸着气求饶：“……我说，你就不能……不能轻一点吗？！”

他轻声笑，单臂撑起在她上方，头发上不知水珠还是汗滴在她脸上，滑下来像眼泪一样。

“没轻的——我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

辛甘一愣，漂亮的眼睛为情欲所蒙，原本模糊湿润如春日早晨的雾，这时忽地冬雪皑皑。

郑翩然被她盯得心头更恼，埋头去在她胸前重重一口，咬得她狠狠一哆嗦，他略解了气，更往下去。辛甘默不作声地挨了许久，最终被他的技巧与力道击溃，细声哼了出来。颠乱里，她咬牙，忽然伸手环住他脖子，在他耳边腻声道“承蒙惠顾哟……”

“你、找、死！”郑翩然顿住，危险至极地眯了眯眼，冷声一字一字。她眼神媚得要滴水，挑衅不已地对着他。

那晚在他身下辗转吟了大半夜，辛甘求死不能。

昏昏沉沉里，想起顾沉沉的话，直欲发笑——她和郑翩然哪里算得上情人呢？连炮友都不如，至多各取所需，交易而已。



虽喜怒无常，但郑翩然是个大方且守信的人，ZIC的资金第二日就到位，“宋氏”被顾卫国追着打的局面顿时逆转。解决了危机又出了一口恶气，辛甘终于有时间和心情，回宋家吃顿晚餐。可还未进门，就听见雅琪清脆的笑声满屋子都是，宋太太宠溺的责备声夹杂其中：“雅琪！有点淑女样子！”

雅琪声音更大：“我高兴！”

“等你爸爸回来，看你还敢这么凶！”

“妈妈——”

辛甘边搓双臂边快步进去，连声地要热茶喝。

“外面很冷吗？”雅琪笑着奇道。

“温度适宜，”辛甘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被你百转千回的撒娇声惊了一身鸡皮疙瘩而已。”

宋雅琪不由分说地扬手狠狠扔来一只抱枕。

“雅琪！”宋太太沉了脸呵斥女儿的失态。

雅琪脾气急躁，藏不住情绪，从小到大，这样的亏在辛甘手下她不知道吃了多少，愤愤不平地跑上楼去了。

宋太太今天不知道是什么好事，倒是和煦极了：“小辛，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吃饭？”

辛甘捧着茶有滋有味地啜着，懒洋洋的像只猫似地窝在沙发上，笑眯眯地不说话。

宋太太看多了她这副一肚子坏水的样子，平常这时候早该远远躲开，今天不知为何，反而更加和颜悦色：“上去洗个澡换件衣服吧，今天晚餐家里有客人。”